

徂徠集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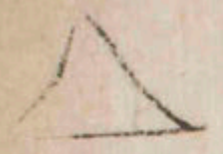
廿六

57X
20
25



○

書讀二字
題例
又字
附書
別幅
空字



以水
芳物

卷之二十六

寶泉



書牘

與江若水

昨日惠書偶俗冗不在舍夜深迴歸是以答
音遲之乎爾知足下罹瘧疾聞其困君子也
未聞困逸人也瘧之得稱俞見其當哉冠玉
之事承見敦督不佞茂卿之有枕癖也得意
之作必成於黑甜之餘本色迴露獨恣數日
來官事如雨華胥路阻若以職厠文儒蟲波
把毫倚馬之敏亦所不辭也然是自仕宦上
事官樣文章奚益足下哉遲數日護養氣體
稍佳時便好上道文亦或成邪是雖未可必

手天既借我良緣傾

之必無也來書曰午後少差來目

鉛已謹呈案上之玩何評之有亦各言其志心烟譜
更須考索廼成惟自愛話心何日不堪悵然

棧

又復江若水

書至知翁益健也。蒙惠古文孝經一部，未審此書何歲上本也。此詞希覲，誠足珍矣。承令嗣將有三加祝，以字說見委，千里之需，難乎謝不敏。而其阜緩見于辭焉。它近作文一篇，詩若干首，附貢其為吾藏拙可也。若夫所需官樣文章，迺吾生平所大不滿意者。辟則有韞玉與武夫櫝中，雖人或索武夫乎，何心迺薦其不貴重者哉。要之皆非玉耳，亦各言其志也。東行吟留之日久矣。近者

憲廟卽世，遂尔放閒，而後方始得受讀卒業從事丹

棧

又復江若水

足下惠書二次，屬和之什。烟火之草，加以獨麟來鳳，及伏陽賈隆，屢為稱道其意。何其塵乎。余所不即報者，昔仲丘在齊，聞韶學之，不知肉味，不佞茂卿，蓋亦其徒云。詞笙浮屠說頌，琴師湊氏，則參差之翼，秋秋之鳴，女媧之所像，嶰谷之所寫，箭武美善，漢祖示不相襲，與夫明妃之嘆，陌桑之唱，唐代供傳，清平調扶南天竺，高句驪，胡笳羌笛之音，宛乎有存焉。反求之生平所睹，記載籍中者，論倫皆合，有味哉。其節族之間，辟諸趙簡子享帝臺也。鈞天也。何啻人間。

世三月哉。殆乎不知日出月入如狂如癡一切皆忘。
嚮壁詹之。悉中宮商侍史從旁操簡錄其言。稍成。
緒者亡慮十卷。然後大樂易簡之旨。律呂聲氣之元。
人受橐籥八風投會。華夏舊音。洋。和雅之度。旋宮。
十二共諸繁蕤曲譜制器。疇人所守。以及象鉅候琯。
量衡生準諸妄。宋明諸薦紳先生。世以知積。苞塞猶。
鬱者聚訟未讞者。啗然犁然。具是矣。既寤後自誦自。
賞。自不知其從何得之也。是其所由以廢詞。測之由。
雖然篇帙浩博。未足以郵致。足下前祇以自解。嬉。
嬾之嘲耳。足下居距天王寺。想當不甚遠。不知制。

鬱

氏輩苟有能言其義出於聲容之外者否之。鶉殿蘆。
葦有所為。跼子者否之。安所得。足下詩被之。匏竹。
者哉。春風初動。黃鳥侑酒。頗不佳。輒思。足下所。
自詫汲奠水釀成者如何已。若夫所徵駁隱元碑銘。
者。予實無此事。足下或得之傳聞之誤邪。朝野墳。
簾集。予陪臣不敢當其朝字。墳簾終非伯仲。故不再。
和其思諸。不。

又答韓子微書

本月十日夜歸燭下以豆下書急破緘展眎則豆下
與韓使相酬和詩及館禁嚴不得入者狀宛乎在目
想豆下其時作何態遂至失笑也好事病一至于此
邪豆下憧々為利往來嗚呼當今世不可無豆下矣
夫三韓猶悍見稱于隋史而不能與吾猿面王牟勝
也後來廼欲以文勝之則輒按八道之羣徒聘使東

來猶且不能勝立下而上之矣。往昔唯新羅女王一
篇收諸品彙中。今則其南姓者稍為彼善於此耳。去
年來一國人如狂。吾不知其何為而然也。梟卿之雄
與謫仙摩詰相頡頏。詎未千歲。迺至憚此輩為何其
衰也。使人嘆息。泣下。獨惟為島雨生。猶能識者。縣生
焉。又不知其從何處。以此眸子來也。立下以為奇事。
不亦宜乎。予今買三頃許地于牛門西。為客星橫立
處。偃蹇其中。且朝且暮。立下。俟明歲東游。則相對
剝芋瀹菹。同眠松風。敢請勿以言實其腹。夏初。將所
惠搗毀。芦數十莖。上有詩三佳甚。祇以其褶寄善筆。

予

栗人而事_予不善。故不敢和其_予。以作詔子。畀善者使
吹其聲。迺佳似詩。其時書以苦暑。故不報。立下。猶雨
不見。噴。遂使予不_得不有_此。嗚呼。好事癖一至于
此邪。此後

棧

○

又復江表

吳服街送致足下書。因足審下安穩。大足欣慰。不佞
病嬾依舊。亦無它異事。勿勞遠想。所諭譯筌一事。已
屬香洲儘力承當。乃不容從旁掣肘。但瀨尾者千里
來索。其誠心何可拒卻。理當與香洲一商量。而香洲
昨夜飄然。輿州去也。奈何。奈何。詩俗語等。諸筌歸不
留藁本。何以塞來意。雖然是皆我胸中所出。藁本雖
失。舌尚在矣。倘或得一二後生。心慧筆敏。堪受寫者。
不過一二月。藁本失者。不追而得也。不佞不敏。學乃
日覺少進。則再成之藁。未必不勝舊日者矣。獨苦此

方近來却少聰慧堪筆受者已煥圖沒工夫亦能寫
文罪作足下人情也或可消予序中有顛倒處此
自下等人說話無足怪者就此一語尤見其未到田
地字義誠多事至於語理本有天生自然之則一得
其竅欲違不能任口隨筆縱橫皆真何擬議安排之
有其根本分歧處在以和語推漢語與以漢語會漢
語也或人所一派是近世精細字句其於流書法亦搜
抉無遺但其所未達一詞者亦在由和訓而入焉是
以究未離和語境界也蓋其作文字一字一句皆將
古人文字來為例為格依樣畫葫蘆如彼所為用字

梯是也夫古人書不可查盡今日事亦無窮極畢竟
學未到放手處安得語、無差邪吾堂明異是其法亦
只以漢語會漢語未嘗將和語來推漢語故不但把
筆始無誤平常與漢圖同人輩胡講亂說話皆漢
語莫有一字顛倒差誤者侍史從旁錄之燦然文章
忽成卷軸或人使可或人輩視之則當愧死耳吾堂學者
雖睡中寢語亦不顛倒而可或人輩見以為大小大事
豈不惘笑乎然吾於文戒中必諄、手此者此乃受
學之基址故設以為入門蒙生第一關透得此關終
得為無字識不會文章的華人耳如年、來長崎張

是

二官李三官輩商客何足尚焉。任齋輩學詞雖高基址不立如坡陀地上建九層浮圖緣何不歪倒乎。嗚呼吾豈但嘲笑任齋輩已哉。昇平百年海內文章當興不興此吾所深憂也。足下其為洛下留心學詞者致此意可也。和韓唱酬錄未出故未審兩森何所道別楮承慰多謝。日下暑甚自愛不備。

瀨尾真箇是要梓鄙著文對文戒及後園隨筆皆可梓。後園隨筆可三四卷多仁辨齋學詞誤處近日命一門生淨寫。後附以文戒若成則送上付瀨尾上梓芳生二火辨安不知何所見。君火相火自

百如人說大有意謂未必易辨倒也。

校

又復江表水

近因喜兵歸修報書及拙和一章義園隨筆二本附
上想當達案吳服街又致足下書悉足下家內大小
平安可慰迂拙如舊請勿勞遠念縣滕二子詩既以
付梓已成亦要足下掄揚廣布以不致剗剗吃虧是
祈承伺東郭瑕疵處時賞中略已道之見自當委悉
此不欲更勞先親芳氏二火辨妄三本遠不相及以
再詳訂是誠君子不恥下伺之意理當細加商量酬
其來意道理言辭固是二端然欲修辭須先伺其理
予未得芳氏所言之理則茫難下手也大氏素伺說

運氣處本自它書換入細玩文辭迥然不同况素伺
雖祖述聖人其書出戰國時採綴緝成有如百家衣
體者其理有不合造化處語亦非如六經精粹者今
外六經而欲一据素靈以斷造化是難矣哉如火有
君相易範所不言而方技家自有深意但措語不瑩
竟招紛紜不知芳氏於其本原處無少疑否是其大
本處又觀芳氏所論辨語意大欠醞藉近年濶齋仁
齋講學洛下此風浹人肝髓夫心淺者氣躁見狹者
語激理固要明白論固要正核而不可如是訐讒相
尚也予每愛薛立齋其與丹溪治法大殊而其十六

唐後詩

種中未嘗一毫肆謗可謂方技中君子也今芳氏所著卷帙浩博非草率所能了且予心所未信而勉強為其人潤色華語此以予為譚胥也予雖不敏所不敢矣且非極惡口則不慊芳氏之心此予筆頭作此無賴事也亦予所不敢矣足下宜將此語芳氏是可也又承拙槭頗成軸中有二通國字書為憾可見足下好事之至也然足下所伺瑣細不答則負足下之意答則恐少年窺人故不得已特作國字書者此政欲其不傳尔如嚮答論可事者醉中作書發後噬臍矣此後事及細屑依舊國字書足下勿憾哉文海

披沙予所不經見倘一借示何幸過諸芝軒集序謾弄拙斧請子細鳳洲果未見誠是有意但下根下梳無自立處守人說話要無成就之期已譯筌題言十則是予無隱乎尔處過密中嘯歌皆廢時下漸寒自畚不悉十月廿日

書

又寄江若水書

憶新年對梅花，輒思浪華間有高人。正尔鬱陶，則足下緘至，所惠墨急取磨之，異馥與梅花相發，真豐山香哉。雖然，非高人贈何迺爾也。杜鵑報夏，則足下詩至，侑以足下臘醪，輒又覺與南風之薰相發，猶尔作梅花氣也。余益鬱陶，弗已足下，其以何日東下耶。嚮在書肆，急作書以畸賞三十部相托，不知都畿間有能讀者乎。隨筆何日脫木，若子書情義俱至，洞

蕭雅甚名工所斷真寶玩哉欲任書相報未知其別
號謂何也伏乞後便見教予今修
憲廟實錄先藩命之以故矧刀筆詞譯釜二火辨
妄工夫皆為其所奪也時漸熱瘡癰並行千里外不
知何如万惟自重不し

又復江若水

舊臘辱書知足下忙恙者狀時方歲事倥傯未暇
裁答新自來春和早回花鳥爭媚因有懷足下作
探郵馳報頃因鳳洲來訪從旁窺見足下書乃知
足下激甚也爽然久之足下何以有是言徐而思
之夫不激何以得為足下哉雖然不佞猷評原為
千秋謀古人曰污不阿其所好是何故也文章天下
公器董狐筆豈輕高下其手乎段使獲愠足下示
所不悔且夫中唐亦非易昔者錢起與王維輩相
酬和也尚且不欲立盛唐清風於是乎新調遂

起可謂豪杰士矣。弇州晚年枕藉長慶而謝茂秦在
七子中獨稱異族。則足下亦何恨也。足下所師
非鳥鳴春。非鳴春。晚唐宗匠。雖孟賁所不及也。足
下乃以中唐自鳴。大抵海內言詩者。不超宗元而上
之矣。間有一二唐語。其調錯雜。不足稱述也。獨鳴春
先生。劇濯自振。克成一家。足下青藍不循故步。故
予嘗謂京畿間。孰能過此二子。鳥紗青天。吾其誰欺。
若或以盛晚相猜。殆非知詩者。蓋詩以格為別。高華
雄渾。古雅悲壯。是盛唐所尚也。而足下詩有此邪。
流暢圓美。宛切動人。是中唐所長也。足下則肖之。

新奇尖巧。刮目快心。是晚唐所擅。而非鳴春不足以
當之也。足下以此自印。自當得之已。又承足下
於不佞詩。未得其意味所在。此一語。所以墮中晚也。
夫盛唐主格。中唐主情。晚唐主意。古人曰。在可解不
可解之間。可見情意二者。非最上乘焉。吾東方學者。以
和訓讀華書。故其病多得意而不得語。吾於崎陽邊
生書。具道之。今謹附上。伏請賜覽。足下或欲因此
一激。遂望最上乘。則一二年間。東來目擊道存。似難
非難。似易非易。要在棒喝下一汗。而非言語文字所
能傳也。雖然。足下或能滄浪詩話。迂禮品彙于麟

詩刪弇州危言元瑞詩數朝夕批玩詩亦在阿堵中
何必待不佞也吁不備

盛唐詩亦非無意味然以意味求之終沒交涉

所以謂僧瑞下根下機者平常袖詩求求改竄極力
改竄何得盛唐辟如牛與馬戴角馬頭圓其牛蹄牛
自牛馬自馬豈容強合故學盛唐者要有轉身處一
託胎天女腹中咳唾皆非人間語記伏陽貫隆甫來
以詩見予當其時五來五呵十來十擯然後彼嗒然
有會但以欠修力尚不得為閑天人可惜足下無
已乎其皇甫子循乎以六朝語為中唐調万世奇絕

物修之下
一字下之
附書於下

足下豈無意邪

護園護字予未嘗用萱字喚牛喚馬一任世俗何必
改作大氏求世人遍知是學者大病

芳子辨妄予尚留在凡上此非無意者也但非彼人
裁書自請決不能下雌黃矣何者其人尽畢生力作
是書豈可容易改竄正慮後禍也

聞伊氏徒見予文或頗有所言是必然之勢也我豈
容中止邪彼若能有所一解嘲者古人所謂不有
益於彼則必有益於我何幸如是夫人非聖人孰能
保無過彼輩若謂我古學先生完然無過則果矣哉

保

其立門戶之陋也。近有僧來自洛，傳東涯語曰：治孟
字義童子問：今皆改了。先生亘無言。予於是大笑自
知其過。何忌人言。且發揮孔孟宗旨。眼空四海者。而
何求人情之為。

抄

又復若水書

郵筒麝至報以一柬每乃憾嬾夫之益嬾乎伏枕三月
帝筆悉荒時維南風之薰^足解吾愠蹶然而與取
足下所贈數篇而誦之恍若游乎難波之浦與蘆蒲
中人語矣欲知其一觸喉而止都下苦哉愈益思足
下耳護園隨筆今已布寰宇揚人^醜者足下其張本
邪雖然藏諸名山後世必有子雲者亦何憾也滄溟
集一本附上

前書言足下欲以譯筌上

室字

仙洞是乃家塾中教童子語何以上干

室字

一字
下

抄

天威而能無惶恐邪不佞向輯樂書所為妮、弗已
者實為周漢音之存於吾
東方故也足下試一方便如何、

又復若水書

舊臘越中書自彼郎致之紀行若干首誦之恍若身

在瀚海上與足下把臂乎對夫北陸山川之勝引滿以賞眺者狀也即和一篇奉酬滄溟集亦已至皆裁答附郵使想未達邪爾後杳無音徽深以悵惋是日忽得足下一書三詩真慰調飢之念矣因審足下生理日倍蕭條詩與日倍鬱跂是則足下哉然足下其安得如此邪而芳洲果來訪劇談三日偉丈夫矣其子顯允拜予為師留門下者三月行將西歸亦偉丈夫矣必不墜家聲者余皆作序送之芳洲更有丈夫子二人皆幼善詩渠不啻偉丈夫矣亦可謂福人也足下所相善故及之譯筌後編必當授子夏梓既

已分付澤田彼不可更有言西都留臺有鑒東伯通者予門人也其大夫^松本者亦問業于予萬一梗阻當謀諸二人者耳本月十六予不佞五十矣同社諸君子詩文見賀而本藩子侯及下館豐侯渚豫侯橡城隅侯與焉予欲裝潢成一鉅軸教後人識諸君子所以愛我者足下其無意哉秋風何日起踈足下東下不則後編終不成已不備

機

湯

又復若水詞集

足下不寄書者一年邪何迺金玉尔音也忽披雲牋
宛然吳門之面哉聞苦渴液若不佞則子然一身足
下猶愈不佞已承寄綃書夜猿詩併求文罰文愛二
書失藁詩草亦散落殆不可搜矣作二絕題其綃雖
非夜猿亦不佞詩耳九大家詩選奉返唐後詩脫藁
足下與有力哉與潮上人書伏乞轉致草二

機

復幼仙夢徵君

附別幅

口平工也小字

嚮因江子徹以二火辨妄一書遠見質問尋承手札
兼惠洞簫詞茶意懇以江山遙隔未接清容而其脫
然之情一若交臂以談者狀況加以嘉貺名工所製

珍玩如玉不佞之於足下其修何以答此盛意乎及
披其所撰述而卒業也則擊節以嘆足下博物精思
世尠其倫哉不佞雖亦聖人之子乎幼讀其書壯廢
其學略窺大意未達奧微是幸莫有以裨補於足下
者之求也雖然京師人文所藪澤碩儒耆德世不乏
其人麗習切劘弗措尚且不自是而芻蕘之及
豈所謂好學之士是其人乎憶不佞嘗修書伊仁齋
而仁齋不報予至于今薄其為人矣今而不畢罄其
愚陋以酬足下則足下其亦謂之何也祇以去歲而
還舊朝諸公修

憲廟實錄屬予起草刀筆紛拏

日不遑給而高束閣上莫由紬繹譯嘆其負千里外
曼領之望已足日偶值史事稍暇則輒從事丹鉛其
緯諸之或可議者就注於行間若或義理之所未信
者則條列別幅夫學術不同所見自殊是何足恠也
雖則是何足恠也亦未必無起予之益者乃以報足
下尔獨憶閑忙之際作字鹵莽卒看不易讀遽愧疎
水近愧足下也時下梅雨病人万惟自重子微書謂
春令愛患瘧今全愈不頗無痛不不佞

慚

舉事惟益別幅

方不書此行工引身

以心包絡三焦定為有名而無形以相火定為非龍
雷之火此自足下阜見深堪敬服但心包絡為裹心
脂膜古來相傳之說似不可廢矣何者舉人一身總
名三焦則膻中亦為三焦全無藏府表裏之別夫藏
神曰藏盛物為府則心包絡要當於膻中別有所指
且包絡之名非脂膜不可也豈得徒指膻中哉脂膜
已非它藏有實形者比則其與無形之說有何窒碍

也。至於六氣相火之說，不可以一言盡之。大氏君火相火，乃鑿家所獨言，而儒者不言也。此必古昔神醫就人身上立此名色，其實不可推諸天地，而天地本無二火也。天之六氣，本止就陰陽之流行，而以其始中終立為節者，而不可配以五行也。蓋古今之言數者，三家：一曰五是天地之實數也，何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可以包括萬彙，無欠無餘。如儒家五常、鑿家五藏，以及五色、五聲、五臭、五味、五志之類，皆鑿家平有明驗實地，而非徒有所牽強配屬而言之矣。但五行之名，取於五氣之流行於三才者，而非特指

地上有形者以言之。世人多惑於天六氣地五運之語，而以為指地上有形者，則火生土，金生水，其說窒碍不可通矣。且五運亦以運行言之，豈可為有形之五物哉？二曰二、四、八，是所以向背從違之幾也。孟子義理程朱天理人欲易卜吉凶之類，皆其權在人而不在天，而所謂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皆假借虛設之象。天下豈實有此物哉？三曰三、六、九，是所以進退行止之節也。六氣十二支六十花甲及楊雄太玄溫公潛虛蔡氏洪範之類，皆天道流行之度数，已皆可以竊天機占便宜者，而不可以知將來決從違也。凡括

天下之數要莫能出於此三者而三者立數之源本
自判然不合故五行自五行四象自四象六氣自六
氣不得混雜六氣只當以三陰三陽為言不可更粘
帶五行而寒暑燥濕風不容更添火為六焉不知者
則以五行配六氣配八卦或以洪範太玄占吉凶或
慣聞四象八卦之為假借虛設而謂五行亦可以牽
強分配者皆非也且如十二支以方位言則土居其
位十二經在人身則及多其火可見牽強之有所不
通也如謂君火在天為日則有月與星辰在何得謂
火唯有二哉如謂火之為物隨蝕而發無處不在則

微

水液亦爾氣聚為水呵氣成液何往無之因旁考注
傳鑿和六淫不與靈素合而素難中言六氣之脉者
亦有但以陰陽微甚為象而不開寒暑燥濕者則天
有二火者必非古昔神鑿之言焉嘗玩靈素其辭不
越周而上而以難經金匱並觀及覺不古奧且純駁
參差似出數人之手者而古書所援鑿經亦有不載
者則晉宋間攬入者蓋為不勘哉至人真人義原老
莊辟疫想日有類抱朴是固亡論乃若五運六氣參
錯相侵其在四時以何為准司天在泉杳無効驗是
蓋古人設此榜樣以便學者略識陰陽五行相信徒

相什佰者狀已春秋戰國諸子之學皆及切實不似此空疎何況岐伯扁鵲諸神醫之言乎若夫所以謂二火就人身而言者舉天地之間除日與火之外唯人物為溫煖之物故五氣之在人身唯火分數所占最多矣不但心火其它五藏六府皆溫煖物動作輒皆生火也及其感傷外邪則寒暑燥濕風亦皆能變為火以人身相火爵蒸而成故也此素靈等書所以謂寒暑燥濕風火為天之六氣者其實非天有此六者焉感諸人而後有火也然其病非由內傷乃本外感則併歸諸天謂之天六氣而與三陰三陽本自不

干耳不然素靈醫書耳非陰陽歷術及說天地造化書也但就人身上起論向醫藥上受用者而何故更旁廣論天地之理乎後來醫者妄誇以為黃軒聖人書又妄推尊以為經遂謂與周易論造化者鼎峙而並行者殊不知農黃皆吾儒所稱聖人而豈容不與述疇贊易之聖人一其揆也乎或謂人與天地肖相火天地所無而人豈有之哉此又不知天人之大分者也夫天氣也以地為其質地質也以天為其氣質合而生人是謂之冲和冲和也者氣質渾融之名也生也者氣質合媾之中忽然生此氣質渾融之物

也。非直湊合天地之氣以造作此人。也。唯其本諸天地。是以肖也。唯其非湊彼造此。是以雖肖實異也。故天能生而不能成。地能成而不能生。以其純氣不質。純質不氣也。人能裁成輔相而不能生成。以其冲和與天地之純氣純質殊也。不但此也。人頭肖天。足肖地。而特成一箇大字象。未嘗如天地雞卵之形。兩目肖日月。何不一外景一內景乎。人之五藏六府在天地有之乎。天地之無心。有人之靈慧乎。亦有血肉之軀乎。以此觀之。天地所無人。亦有人之天地。所有人或無之。而乃一。印定謂人全不與天地異可乎。故予斷

以為相火。天地所無。唯人有之也。又如相火為水中之火。則先醫亦以人身言之。至於旁引龍雷則立論之未美。其實天地所無。而人身有之也。先儒曰。天地之初。唯有水火二者。又曰。水火者。天地之精也。天地以此精交媾化生人物。人物之生。皆濕熱薰蒸而出。觀於虫蛆可見也。濕為水。熱為火。是以人生之初。唯有水火二者。而先生腎。故腎中自元陽相火也。夫三焦之為相火。流行乎一身。雖流行乎一身。亦必以腎間動氣為其根本。豈非水中有火乎。足下所疑者。蓋非以其在天地者。水火不相容乎。此特地上有形質

之水火耳。若水火之氣，豈不相容乎？況人為陰陽五行，妙合冲和之成，則亦異於是耳。驗諸鑿方，桂附腎氣，類補腎中火者，為不貽焉。嗚呼！足下老於鑿者，豈不知此乎？意者眩敏靈慧，有能看破先醫之謬誤者，則不堪技癢，欲悉掃而去之，以一歸諸靈素，間或能見靈素之錯誤可疑者，而捨此別無可以為宗祖，則遷移回互，以成其是，此見一立，亦不自覺其非邪？夫一涉回護，其論不公，欲以不公之論，而號令天下後世，則必有起而議於其後者矣。且足下之過，在以鑿為大道，故以靈素為聖經，以仲景叔和為聖人，明其

宗旨，以為道統，此何異於夜郎王邪？周之衰，管晏老莊申韓，爭稱大道，雖為異端，尚欲以是治平天下，則吳楚僭王之類耳。如鑿者，實技也，非道也。本非有治平天下之術，其除病祛害，裨益雖大，亦猶如耕織工賈為生民之大業者比耳。而以此比諸聖王之道，則夜郎王之喻，不重誣焉。雖然，古之醫者，固有為此言者，但博學聰敏如足下者，而蹈其覆轍，不倭竊惜之。古君子仕則祿，隱則耕，以代祿，隱而無田者，尚或為工商而不以為羞，如太公望是也。仕而立於聖人之朝，尚有以其所長降為技藝之事者，后夔是也。足下

苟以君子自處則以鑒為生或發明鑒書以祛生民之疾皆不害於其君為子矣祇以此為大道為聖學不亦小乎坐其小故回護靈素不忍斥其誤者深為足下惜之嗚呼予所見如此不知足下以為何如焉交淺言深古人所誡雖然足下業已枉書千里不恥下問予豈容默不言自養其高哉且予棄鑒者久矣今而為此馮婦之卒大方君子必將壺盧況架上不蓄一卷鑒書所引所据必非其語妄取諸其胸中任筆云、不知足下壺盧者更甚焉夫吾之所言未必是足下之所言未必非古人云不有益於彼則必

有益於我故具言之尔高明其裁之不佞



